



典  
藏  
版

# 七夜雪

沧月  
作品

只不过是用来做最后一次甚至无法相见的告别。

原来这是一场千里的跋涉。

鼎剑阁传奇  
经典重现

典藏版

# 七夜雪

鼎剑阁系列

沧月  
著

  
浙江文艺出版社  
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
www.zjwys.com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七夜雪 / 沧月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 
2017. 1 (2017. 3重印)  
ISBN 978-7-5339-4504-6

I. ①七… II. ①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70075号

责任编辑 闻 艺  
特约监制 刘杰辉 王那厮  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
### 七夜雪

沧月 著

出版发行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 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72千字

印 张 10.5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4504-6
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- 001 · 序章
- 017 · 第一章 雪 · 第一夜
- 034 · 第二章 雪 · 第二夜
- 056 · 第三章 雪 · 第三夜
- 076 · 第四章 雪 · 第四夜
- 097 · 第五章 雪 · 第五夜
- 113 · 第六章 雪 · 第六夜
- 138 · 第七章 雪 · 第七夜
- 161 · 第八章 往昔
- 177 · 第九章 刺杀
- 201 · 第十章 重逢
- 221 · 第十一章 七星海棠
- 236 · 第十二章 绝杀
- 261 · 第十三章 参商永隔
- 298 · 第十四章 今夕何夕
- 316 · 第十五章 余光
- 323 · 跋
- 325 · 后记



## 序 章

雪不知是从何时开始下的。

如此之大，仿佛一群蝶无声无息地从冷灰色的云层间降落，穿过茫茫的冷杉林，铺天盖地而来。只是一转眼，荒凉的原野已经是苍白一片。

等到霍展白喘息平定时，大雪已然落满了剑锋。

红色的雪，落在纯黑色的剑上。血的腥味让两日一夜未进食的胃痉挛起来，他剧烈地喘息，身体却不敢移动丝毫，手臂僵直，保持着一剑刺出后的姿势。

那是一个极其惨烈的相持：他手里的剑贯穿了对手的胸口，将对方钉在了背后深黑的冷杉树上。然而同时，那个戴着白玉面具的杀手也将手里的剑刺入了他的身体，穿过右肋直抵肺部——在这样绝杀一击后，两人的体力都到达了极限，各自喘息。

只要任何一方稍微动一下，立即便是同归于尽的结局。

荒原上，一时间寂静如死。

雪还在一片一片落下，无休无止，巨大的冷杉树如同一座座冰冷的

墓碑指向苍穹。他和那个银衣杀手在林中沉默地对峙，保持着最后一击时诡异的姿态，手中的剑都停留在彼此的身体里。

霍展白小心地喘息，感觉胸腔里扩张着的肺叶几乎要触到那柄冰冷的剑。

他竭力维持着身形和神志，不让自己在对方倒下之前失去知觉——面前被自己长剑刺穿的胸膛也在急促起伏，白玉面具后的那双眼睛正在缓缓黯淡下去。

看来，对方也是强弩之末了。

尽管对方几度竭力推进，但霍展白右肋上的剑卡在他的肋骨上，在穿透肺叶之前终于颓然无力，止住了去势，戴着面具的头忽然微微一侧，无声地垂落下去。

那一瞬，霍展白轻轻地吐了一口气——毕竟还是赢了！

在那样寒冷的雪原里，如果再僵持下去，恐怕双方都会被冻僵吧？他死死地望着咫尺外那张白玉面具，极其缓慢地将身体的重心一分分后移，让对方的剑缓缓离开自己的肺。只有少量的血流出来。

那样严寒的天气里，血刚涌出便冻结在伤口上。

他花了一盏茶的时间才挪开这半尺的距离。在完全退开身体后，反手按住了右肋——这一场雪原狙击，孤身单挑十二银翼，即便是号称中原剑术第一的霍七公子，也留下了十三处大伤。

不过，这也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？

不赶紧去药师谷，只怕就会支持不住了。

剑抽出的刹那，那个和他殊死搏杀了近百回合的银衣杀手失去了支撑，靠着冷杉缓缓倒下，在身后树干上擦下一道血红。

“咔嚓”，在倒入雪地的刹那，他脸上覆盖的面具裂开了。

霍展白骤然一惊，退开一步，下意识地重新握紧了剑柄，仔细审视。然而，这个人一动不动，生的气息已经消散，连雪落到他的脸上也不曾融化。

“唉，这么年轻，就出来和人搏命……”他叹息了一声，剑尖如灵蛇一般探出，连续划开了对方身上的内外衣衫。剑锋从上到下掠过，灵活地翻查着这个杀手随身携带的一切。风从破碎衣衫的缝隙里穿出，发出空空荡荡的呼啸，继续远去。

这个杀手身上，居然什么都没有。

霍展白一怔，顿时感觉全身上下的伤口一起剧痛起来，几乎站不住。

怎么会这样？这是十二银翼里的最后一个了。祁连山中那一场四方大战后，宝物最终被这一行人带走，他也是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来的，想来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——这个人应该是这一行人里的首领，如果龙血珠不在他身上，又会在哪里？

霍展白忍不住蹙起了眉，单膝跪在雪地上，不死心地俯身再一次翻查。

不拿到这最后一味药材，所需的丹丸是肯定配不成了，沫儿的身体却眼看一日比一日弱。自己八年来奔走四方，好不容易才配齐了别的药材，怎可功亏一篑？

他跪在雪地上，不顾一切地埋头翻找。他离对方是那么近，以至于一抬头就看到了那一双眼睛——死者的眼睛犹未完全闭上，微微眯起，带着某种冷锐空茫又似笑非笑的神色，直直望向天空，露出的眼白里泛出一种诡异的淡蓝。

那种淡淡的蓝色，如果不是比照着周围的白雪，根本看不出来。

只是看了一眼，霍展白的心就猛然一跳，感觉有一种力量无形中腾起，由内而外约束着他的身体。那种突如其来的恍惚，让他几乎握不住剑。

不对！完全不对劲！

本能地，他想起身后退，想拔剑——然而，他竟然什么都做不了。在视线对接的刹那，身体在一瞬间仿佛被点中了穴道，不要说有所动作，就是眼睛也不能转动半分。

怎么回事？这种感觉……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的身体和视线一起，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牢牢地“钉”在那里，已经无法挪开。

然后，他就看到那双已经“死亡”的淡蓝色眼睛动了起来。

那双眼睛只是微微一转，便睁开了，正好和他四目相对。那样清浅纯澈却又深不见底，只是一眼，就让他有刀枪过体的寒意，全身悚然。

不好！中计了吗？他在内心叫了一声，却无法移开视线，只能保持着屈身的姿势跪在雪中。

比起那种诡异的眼白，瞳孔的颜色是正常的。黑，只是极浓，浓得如化不开的墨和斩不开的夜。然而这样的瞳映在眼白上，交织出了无数种说不出的妖异色彩。在那双琉璃异彩的眼睛睁开的刹那，他全身就仿佛中了咒一样无法动弹。

那一瞬间，霍展白想起了听过的江湖上的种种秘术传说，心里蓦然一冷——瞳术？这……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瞳术？

雪一片片落下来，在他额头融化，仿佛冷汗涔涔而下。那个倒在雪中的银衣杀手睁开了眼睛，嘴角浮出了一丝笑意，眼神极其妖异。虽然苏醒，可脸上的积雪依然一片不化，连吐出的气息都是冰冷的，仿佛一个回魂的躯体。

“这是摄魂。”那个杀手回手轻轻按住伤口，靠着冷杉挣扎坐起，虚弱地冷笑了一声，“鼎剑阁的七公子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？”

霍展白蓦然一惊，虽然他此行隐姓埋名，对方却早已认出了自己的身份。

杀手浅笑，眼神却冰冷：“只差一点，可就真的死在你的墨魂剑下了。”

霍展白无法回答，因为连声音都被定住了。

摄魂……那样的瞳术，真的还传于世间吗？不是说，自从百年前山中老人霍恩死于拜月教风涯祭司之手后，瞳术就已失传了吗？如今天下武林中，竟还有人拥有这样的能力！



“没想到，你也是为了那颗万年龙血赤寒珠而来……我还以为七公子连鼎剑阁阁主都不想当，必是超然物外之人。”杀手吃力地站了起来，望着被定在雪地上的霍展白，忽地冷笑，“只可惜，对此我也是志在必得。”

他转身，伸掌，轻击身后的冷杉。

“咔嚓”一声，苍老的树皮裂开，一颗血红色的珠子应声掉落手心。

霍展白低低“啊”了一声，却依旧无法动弹。

就是这个！万年龙血赤寒珠——刚才的激斗中，他是什么时候把珠子藏入身后树上的？难怪遍寻不见。秋水她……她……就等着这个去救沫儿的命！他不能死在这里……绝不能死在这里！

然而无论他如何挣扎，身体还是被催眠一样无法动弹，有强大的念力在压制着他。在那样阴冷黑暗的眼光之下，连神志都被逐步吞噬，眼神渐渐涣散开来。

怎么……怎么会有这样的妖术？

这个杀手，还那么年轻，怎么会有魔教长老才有的压迫力？

银衣杀手低头咳嗽，声音轻而冷。虽然占了上风，但属下伤亡殆尽，他自己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。这一路上，先是从祁连山四方群雄手里夺来了龙血珠，而后在西去途中不断遇到狙击和追杀，此刻在冷杉林中，又遇到了这样一位算是中原首屈一指的剑客！

他急促地呼吸着，脑部开始一阵一阵地作痛。瞳术是需要损耗大量内力的，再这样下去，只怕头痛病又会发作。他不再多言，只是看着霍展白，在风雪中缓缓举起了手——随着他的动作，霍展白也举起了同一只手，仿佛被引线拉动的木偶。

“记住了，我的名字，叫作‘瞳’。”

瞳？魔教大光明宫排位第一的神秘杀手？

魔教的人，这一次也出现在祁连山争夺那颗龙血珠了？魔教修罗场三界里杀手如云，鼎剑阁的创始人公子舒夜便是出自其门下，百年来精

英辈出，一直让中原武林为之惊叹，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

而眼前的瞳，是目下修罗场杀手里号称百年一遇的顶尖人物。

那一瞬间，霍展白才知道自己多么大意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！

瞳的手缓缓转动，靠近颈部，琉璃般的眼中焕发出冰冷的光辉。

霍展白的眼神表露出他是在多么激烈地抗拒。然而，被瞳术制住的身体依然违背意愿地移动。手被无形的力量牵制着，模拟着瞳的动作，握着墨魂，一分一分逼近自己的咽喉。

雪鹞，雪鹞！他在内心呼唤着。都出去那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

“别了，七公子。”瞳的手缓缓靠上了自己的咽喉，眼里泛起一丝妖异的笑，忽然一翻手腕，凌厉地向内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！

不由自主地，墨魂剑划出凌厉的光，反切向持有者的咽喉。

“嘎——”忽然，雪里传来一声厉叫，划破冷风。

瞳脱口低呼一声，来不及躲开，手猛然一阵剧痛，殷红的血顺着虎口流下来，迅速凝结成冰珠。

一只白鸟穿过风雪飞来，猝不及防地袭击了他，尖利的喙啄穿了他的手。

然后，如一道白虹一样落到霍展白的肩上。

是……一只鹞？尽管猝不及防地受袭，瞳还是方寸未乱，剧烈地喘息着捂着伤口，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对方的眼睛。只要他不解除咒术，霍展白就依然不能逃脱。

但，即使他从未放松过对霍展白的精神压制，雪地上那个僵硬的人形还是忽然动了一下！

仿佛体内的力量觉醒了，开始和外来的力量争夺这个身体的控制权。霍展白咬着牙，手一分分地移动，将切向喉头的墨魂剑挪开。

这一次轮到瞳的目光转为惊骇。

怎么可能？已经被摄魂正面击中，这个被控制的人居然还能抗拒！

来不及多想，知道不能让对方喘息，杀手瞳立刻合身前扑，手里

的短剑刺向对方心口。然而只听得“哧”的一声，他的虎口再度被震出了血。

霍展白动了起来，墨魂剑及时地格挡在前方，拦住了瞳的袭击。

地上的雪被剑气激得纷纷扬起，挡住了两人的视线。那样相击的力道，让已然重伤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，向后飞出去三丈多远，眼里盛放的妖异光芒瞬间收敛，破碎的胸腔里一股血随即涌出，在雪里绽放了大朵的红，随即不动。

龙血珠脱手飞出，没入几丈外的雪地。

霍展白踉跄站起，满身雪花，剧烈地喘息。

雪鸮还站在他的肩膀上，尖利的喙穿透了他的肩井穴，扎入了寸许深。也就是方才这只通灵鸟儿的及时一啄，用剧烈的刺痛解开了他身体的麻痹，才让他及时格挡了瞳的最后一击。

终于结束了。

他用剑拄着地，踉跄走过去，弯腰在雪地里摸索，终于抓住了那颗龙血珠。眼前还是一片模糊，不只是雪花，还有很多细细的光芒在流转，仿佛有什么残像不断涌出，纷乱地遮挡在眼前——这、这是什么？是瞳术的残留作用吗？

他握紧了珠子，还想去确认对手是否死亡，然而一阵风过，衰竭的他几乎在风中摔倒。

“嘎——”雪鸮抽出染血的喙，发出尖厉的叫声。

霍展白心里明白，它是在催促自己立刻离开，前往药师谷。

风雪越来越大，几乎要把拄剑勉强站立的他吹倒。搏杀结束后，满身的伤顿时痛得他天旋地转。再不走的话，一定会死在这一片渺无人烟的荒原冷杉林里吧？他不再去确认对手是否死亡，只是勉力转过身，朝着某一个方向踉跄前进。

大片的雪花穿过冷杉林，无声无息地降落，转瞬就积起了一尺多深。那些纯洁无瑕的白将地上的血迹一分一分掩盖，也将那横七竖八散

落在林中的十二具尸体埋葬。

巨大的冷杉树林立着，如同黑灰色的墓碑，指向灰冷的雪空。

白，白，还是白。

自从走出那片冷杉林，眼前就只余下了一种颜色。

他不知道自己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跋涉了多久，也不知道到了哪里，只是一步一步朝着一个方向走去。头顶不时传来鸟类尖厉的叫声，那是雪鹁在半空中为他引路。

肺在燃烧，每一次呼吸都仿佛灼烤般刺痛，眼前的一切更加模糊起来。一片片旋转的雪花仿佛都成了活物，展开翅膀在空中飞舞，其间浮动着数不清的幻象。

“嘻嘻……霍师兄，我在这里呢！”

雪花里忽然浮出一张美丽的脸，有人对他咯咯娇笑：“笨蛋，来捉我啊！捉住了，我就嫁给你呢。”

秋水？是秋水的声音？她、她不是该在临安吗？怎么到了这里？

难道是……难道是沫儿的病又加重了？

他往前踏了一大步，伸出手想去抓住那个雪中的红衣女子，然而膝盖和肋下的剧痛让他眼前一阵阵发黑。只是一转眼，那个笑靥就淹没在纷繁的白雪背后。

奔得太急，枯竭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，在三步后颓然倒下。然而他的手心里，一直紧紧握着那一颗舍命夺来的龙血珠。

“嘎——嘎——”雪鹁在风雪中盘旋，望望远处已然露出一角的山谷，叫了几声，又俯视再度倒下的主人，焦急不已，振翅落到了他的背上。

“嚓”，尖利的喙再度啄入了伤痕累累的肩，试图用剧痛令垂死的人清醒。

但是这一次，那个人只是颤了一下，再也不能起来。

连日的搏杀和奔波，已然让他耗尽了所有体力。

“嘎嘎！”雪鸮的喙上鲜血淋漓，爪子焦急地抓刨着霍展白的肩，抓出了道道血痕。然而在发现主人真的再也不能回应时，它踌躇了一番，终于展翅飞去，闪电般地投入了前方葱茏的山谷。

冰冷的雪渐渐淹没了他的脸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白色里依稀有人在欢笑或歌唱。

“霍展白，我真希望从来没认识过你。”

忽然，雪中再度浮现出那个女子的脸，却是穿着白色的麻衣，守在火盆前恨恨地盯着他——那种白，是丧服的颜色，而背景的黑，是灵堂的幔布。她眼神是那样哀痛彻骨，冰冷得接近陌生，带着深深的绝望和敌意。他怔在原地。

秋水……秋水。那时候我捉住了你，便以为可以一生一世抓住你，可为何……你又要嫁入徐家呢？那么多年了，你到底是否原谅我了？

他想问她，想伸出手抹去她眼角的泪，然而在指尖触及脸颊前，她却在雪中悄然退去。她退得那样快，仿佛一只展翅的白蝶，转瞬融化在冰雪里。

他躺在茫茫的荒原上，被大雪淹没，感觉自己的过去和将来也逐渐变得一片空白。

“紫……紫夜……”他开始喃喃念一个名字——那是此时此刻，他唯一可以指望的拯救。

那个既贪财又好色的死女人怎么还不来？在这个时候放他鸽子，玩笑可开大了啊……他喃喃念着，在雪中失去了知觉。

来不及觉察，在远处的雪里依稀传来了窸窣声。

——那是什么东西在雪地里缓慢爬行过来的声音。

“丁零零……”

雪还是那样大，然而风里传来了隐约的银铃声，清脆悦耳。铃声从

远处的山谷里飘来，迅疾地几个起落，到了这一片雪原上。

一顶软轿落在雪地上，四角上的银铃在风雪中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“咦，没人嘛。”当先走出的绿衣使女不过十六七岁，身段袅娜，容颜秀美。

“绿儿，雪鹞是不会带错路的。”轿子里一个慵懒的声音回答，“去找找。”

“是，小姐。”另外四个使女悄无声息地撩开了帘子挂好，退开。轿中的紫衣丽人捧着紫金手炉取暖，发间插着一枚紫玉簪，懒洋洋地开口：“那个家伙，今天一定又是趴在半路上了。总是让我们出来接，实在麻烦啊——哼，下回的诊金应该收他双倍才是。”

“只怕七公子付不起，还不是得以身抵债？”绿儿掩嘴一笑，却不敢怠慢，开始在雪地上仔细搜索。

“嘎——”一个白影飞来，尖叫着落到雪地上，爪子一刨，准确地抓出了一片衣角，用力往外扯。雪纷纷落下，露出了一个僵卧在地的人形。

“咦，在这里！”绿儿道，弯腰扶起那个人。

那个人居然还微睁着眼睛，看到来人，微弱地翕动着嘴唇。

“别动他！”只觉耳边风声一动，那个懒洋洋的紫衣丽人已然掠到了身侧，一把推开使女，眼神冷肃，第一个动作便是弯腰将手指搭在对方颈部。

怎么？绿儿跟随谷主看诊多年，多少也学到了一些药理皮毛，此刻一看雪下之人的情状先吃了一惊——她从未见过一个人身上有这样多、这样深的伤！

那些大大小小的伤口遍布全身，血凝结住了，露出的肌肤已然冻成了青紫色。

这个人……还活着吗？

“还好，脉象未竭。”在风中凝住了半晌，紫衣丽人才放下手指。

那个满身都是血和雪的人抬眼，仿佛看清了面前的人影是谁，露出一丝笑意，嘴唇翕动着，吐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：“紫夜？啊……是……是你来了？”

他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，将左手放到她手心，立刻放心大胆地昏了过去。

“倒是会偷懒。”她喃喃抱怨了一句，注意到伤者的左手紧紧握着，皱了皱眉，伸手掰开来，忽地脸色一变——一颗深红色的珠子滚落在她的手心，带着某种逼人的凛冽气息。

这、这是……万年龙血赤寒珠？原来是为了这个！

真的是疯了……他真的去夺来了万年龙血赤寒珠！

可是，即便是这样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她怔了半晌，才收起了那颗用命换来的珠子，咳嗽了几声，抬手招呼另外四个使女：“帮我把他抬到轿子里去——一定要稳，不然他的脏腑随时会破裂。”

“是！”显然是处理惯了这一类事，四个使女点头，足尖一点，俯身轻轻托住了霍展白的四肢和肩背，平稳地将冻僵的人抬了起来。

“喀喀……抬回谷里，冬之馆。”她用手巾捂住嘴咳嗽着，吩咐道。

“是。”四名使女将伤者轻柔地放回了暖轿，俯身灵活地抬起了轿，足尖一点，便如四只飞燕一样托着轿子迅速返回。

风雪终于渐渐小了，整个荒原白茫茫一片，充满了冰冷得让人窒息的空气。

“喀喀，喀喀。”她握着那颗珠子，看了又看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眼神渐渐变得悲哀。

这个家伙，真的是不要命了。

可是，就算是这样……又有什么用呢？

“小姐，你干吗把轿子让给他坐？你身体不好，难道要自己冒雪走回去吗？”她尚自发怔，旁边的绿儿却是不忿，嘟囔着踢起了一大片

雪，“真是个惹人厌的家伙啊！手里只拿了一面回天令，却连续来了八年，还老欠诊金……小姐，你怎么还不送走这个瘟神？”

“咯咯，好了好了，我没事，起码没有被人戳十几个窟窿。”她捧着紫金手炉，躲在猢狲裘里笑着咳嗽，“难得出谷一趟，看看雪景也好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绿儿担忧地望了她一眼，“小姐的身体禁不起……”

“没事。”她摇摇手，打断了贴身使女的唠叨，“安步当车回去吧。”

然后，径自转身，在齐膝深的雪里跋涉。

雪花片片落到脸上，天地苍莽，一片雪白，极远处，还看得到烟织一样的漠漠平林。她呼吸着凛冽的空气，不停地咳嗽着，眼神却在天地间游移。多少年了？自从流落到药师谷，她足不出谷已经有多少年了？

多么可笑……被称为“神医”的人，却病弱到无法自由地呼吸空气。

“小姐！”绿儿担忧地在后面呼喊，脱下了自己身上的大氅追了上来，“你披上这个！”

然而她忽地看到小姐顿住了脚步，抬手对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眼神瞬间雪亮。

“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侧头倾听着风雪里的某种声音，她轻声道，霍然转身，一指，“在那里！”

“唰”，话音方落，绿儿已然化为一道绿影而出，怀剑直指雪下。

“谁？”她厉喝。

一蓬雪蓦地炸开，雪下果然有人！那人一动，竟赤手接住了那一剑！

然而，应该也是到了油尽灯枯，那人勉强避开了那一击后就再也没有力气，重新重重地摔落在雪地里，再也不动。绿儿惊魂方定，退开一步，拿剑指着对方的后心，发现他真的是不能动了。

“是从林子里过来的吗？”薛紫夜却望着远处喃喃，目光落在林间。

那里，一道深深的拖爬痕迹从林中延出，一路蜿蜒着洒落依稀的



血迹，一直延伸过来。显然，这个人是从冷杉林里跟着霍展白爬到了这里，终于力竭。

“小姐，他快死了！”绿儿惊叫了一声，望着他后背那个对穿的洞。

“嗯……”薛紫夜却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，“搜一搜，身上有回天令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迅速地搜了一遍，绿儿气馁了。

看来这个人不是特意来求医的，而是卷入了那场争夺龙血珠的血战吧？这些江湖仇杀，居然都闹到大荒山的药师谷附近来了，真是扰人清静。

“那我们走吧。”她毫不犹豫地转身，捧着紫金手炉，“亏本的生意可做不得。”

这个武林向来不太平，正邪对立，门派繁多，为了些微小事就打个头破血流——这种江湖人，一年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个，如果一个个都救，她怎么忙得过来？而且救了，也未必支付得起药师谷那么高的诊金。

“可是……”出人意料地，绿儿居然没听她的吩咐，还在那儿犹豫。

“可是什么？”她有些不耐烦地驻足，转身催促，“药师谷只救持有回天令的人，这是规矩——莫非你忘了？”

“绿儿不敢忘。”那个丫头绞着手站在那里，眼光却在地上瞟来瞟去，唇角含笑，“可是……可是这个人长得好俊啊！”

跟了小姐这么些年，她不是不知道小姐的脾气。

除了对钱斤斤计较，小姐也是个挑剔外貌的人——比如，每次出现多个病人，她总是毫不犹豫地先挑年轻英俊的治疗；比如，虽然每次看诊都要收极高的诊金，但是如果病人实在拿不出，又恰好长得还算赏心悦目，爱财的小姐也会放对方一马。

例如那个霍展白。

“很俊？”小姐果然站住了，挑了挑眉，“真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绿儿用剑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，“比那个讨债鬼霍展白好